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五

易乾元亨利貞

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

有此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朱子曰此

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詞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始即元也終即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此言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聖人之元亨也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

讀書記曰五

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庶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成寧猶萬

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合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

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

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問乾元統天注作健

者所以用形如何曰亦是但只說得乾健不說得乾元此句大意

意在元字上○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位始終潛見

飛躍以時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是元亨各正性命它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必須萬物成遂

如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便只是乾四德乾道變化發生之如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

是亨矣能保合以全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見大和之性則利貞

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

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

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

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

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

多嘉美一時闢濊在此故謂之會○問程子曰義安處

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然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

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正其所却是和

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

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貞取以配

又曰元亨利貞皆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稌是

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元亨利貞理也有

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元亨利

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溫底是元

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

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

為溫涼燥濕以方言之為東西南北○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

物資生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元者生意亨則生意之長利則生

意之遂貞則生意之成以上皆摠論四德之義也又程子曰四
德之元借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萬物之
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元只是
初底意思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則惻然有隱是也又曰要理
會得仁當就初處看故元亨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春夏秋冬而
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
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回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
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字便是包
四德下一箇元字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
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
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觀

雖可以見仁者亦是看其初生意思也又曰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亦慈良却是人之初心自是慈愛良善此便是元者善之長如孟子說惻隱之心皆是這般心聖賢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是萬善之樞處又曰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民意思在這裏到宣者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者發揮到剛斷時自然剛斷到收斂時自然收斂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或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乃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蚤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或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在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或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

志記曰五

三

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天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個段子然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林楊惻隱存於人心自是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又曰仁之包四德猶象宰之統六官又曰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義禮智以先後言之則仁在先以小大言之則仁為大又曰西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之氣後而三時都無了此仁之所以包義禮智也又曰

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會說元者非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

曰當來得之天者只是个仁所以為心之全體

界子一是仁之仁一是仁之禮一是仁之義一是仁之智
一物分布為四惟仁兼統之人心中心只有此四者
此中出又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生意未嘗不君
貴縱雲霜之慘亦是生意凡此又專論元包四德之義也

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
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領須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元
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
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
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耳是嘉之會嘉美也會
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時發生萬物未大故齊
到夏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
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
為夏於人為禮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

之記甲五

四

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
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
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云云○
體仁與體物相似人在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道理須
着這入方始體得它比而效之之說未是○體猶所謂公而以
人體之之體○處得事事是謂之嘉會一事不是則非嘉會矣
○嘉會者嘉其所會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是嘉其
所會也○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不利物則非義
矣○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是義也
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
義如此則義在利之外分成兩截矣○義之為義只是一箇
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
辨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然使之各得其
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此只是義中便有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
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是不足以和其義○欲為事而非貞
固則植立不起○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版築之有幹○乾四
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
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智

所以藏仁義禮惟是知佳。地方能任地亦猶元亨利之理藏於貞春生夏。又秋成之意藏於冬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

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一節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

情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始而亨是生出夫。義於內。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利貞是收斂。而伏。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收斂。擷聚意思到冬方。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樹春榮夏茂。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有先成實者若未冬便種不成。直符。又得氣足。將欲相離之時。將千實來種便是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無生意矣。不知却收斂在下每實各具上理。便見生生不窮之意。

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注見前性命篇。問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朱子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是生來却不是。散之氣復為生氣。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時。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元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於靜惟於靜故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來所謂通復二字甚密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之則圖象隱然不待言而喻矣。南軒張氏曰誠通復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一柱一梁無內外而天命之無終窮也君子修之所以成。

正以須臾不在乎是則窒其通迷其復而遏天命之流行故爾此非用力之深者孰能體之

右兼言元亨利貞

讀孝記甲五

六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

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也惻隱之切隱痛之切

讀書記甲五

七

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心

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

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

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羞恥已之不善惡憎人之不善辭解

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具必有也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禮智

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精有見於外也○集義程子曰惻隱屬愛乃情也非性也

有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在我隨處發見知皆

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弊用本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

讀書記甲五

八

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今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特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盡看便是這一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仁是根惻隱是種子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謝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性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一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發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揖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九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稼不相親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再其又兼言禮知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体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

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四端說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終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之時異說叢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濯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箇兒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若此蓋是理可驗乃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而知其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側面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

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精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隨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它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而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之有四而立者有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且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智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

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義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膺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問仁義四端意思曰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惻隱之心首末皆惻隱三者則首是惻隱末是羞惡詳讓是非。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它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之清則知其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仁義禮智本体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發動處看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說得最分明親切也不道惻隱便是仁也不道舍了惻隱別有一箇仁譬如草木因其萌芽知得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又不道舍了萌芽別取一箇根。說仁義便如陰陽說四端便如四時

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先生云湛然清明時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把做空洞底看却不得。當此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惡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智亦然。四端固是良心。苟不加存養則發不中節便是私心。或問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落着如何。曰如何識別只存得此道理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又曰未發之時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只得混沌養將去。若必欲其求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矣。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這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底心。遇當辭讓則為辭讓。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是發生之心。春氣長得過便是夏。收斂便是秋。消縮盡便是冬。明年又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問四端之端集注以為端緒或說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終始言

卷之五 論語 卷之五 論語 卷之五 論語

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揚墨之功。不知它就人心中發明大功如此。闢揚墨是打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也。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縱勝則利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繆之意自消。孟子四端處極好思量。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見前性命篇當與此章參觀。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朱子曰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析祝利人。

之生匠者作為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

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

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

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

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

矢人而耻為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智如恥之

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

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南軒張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

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

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具於人之性而其實則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仁故能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於從兄也擴而充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事親從兄之心也故知者知此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曰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有其禮斯有其節有其實斯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節文乎此者也有以節文則內外進至於樂則非自得之深幽養之熟者無此味也樂則生矣生心之道蓋其中心油然而不自知其然也生則惡可已言其言不可已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則仁義之心粹然於內而周流乎事事物

禮記冠甲五

十三

物之間矣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朱子曰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

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而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

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心之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

聞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雖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醉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其色粹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性字從心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道理在裏。○四體不言而喻若曰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節耳。○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粹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廣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而內外一也不言而喻言其自然由於此而無待防檢耳

董子曰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

清心記甲五

十四

脩飭也

此因武帝何脩何飭之間而言其意雖甚正惜其剖折未明使帝知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義其脩

飭之方又孰先孰後也其後帝策公孫弘問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而弘之對乃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擯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義禮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大抵後世之言道者往往指以為虛無之物而不知其為至實之理故其外謬如此弘不足責也愚獨以剖折未明為仲舒惜云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

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

而因以名其體為誠即太極幾者陰陽之象五者五行之性也
○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
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
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能
不動但須於中分得
天理人欲時方是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

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不待學問強
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

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發
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能守之者也

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

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幾者動之微是欲
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
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蓋
幾微之際大是要切○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
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

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幾善幾惡
便是心之所發動有個善有個惡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
是這材料做○問既言誠無為恐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字先生
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管不到處
這便見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不說曰五性
感動動而未分者是直卿云主靜審幾謹動三者循環與孟子
夜氣且晝所為相似○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
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
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
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善惡雖相對當
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有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
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
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莖者
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
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
精則客或棄主孽或代宗孽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

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
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併有
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
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出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
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
謂天命之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也先生曰此
說得之而圖有病已略改正矣

圖

誠——幾

善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

——

幾

惡幾 此證胡善幾 氏之說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以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

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

禮記申五

十六

甚為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心以正則和在其

中矣。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也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朱子曰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

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

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數學者自失其幾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

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朱子曰純者不

雜之謂心謂
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

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
言兒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

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
為主而必求四者之實矣

程子曰孟子以四端為四體仁木之氣象

也惻隱之心春之氣象也羞惡秋之氣象

也推之四端皆然

其全文云上取諸身百理具備肯
在上故為陽曾在下故為陰天有

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

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

端便為四體仁便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

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二箇斷割底氣象便是

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

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

三

凡有氣血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

矣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

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

之極禮者別也

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

有性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
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
此故四端不言信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
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信
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程子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
嘗有孝弟來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在性

讀本記甲五

十八

中只謂之仁君臣之分朋友之交在性中
只謂之義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

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者

指爐而言曰如

此爐便自有此四角天有四時地有四方日有且晝昏夜天下
道理千枝萬葉千緒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自各
有許多模樣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

以此四者時時涵泳其味無窮

本語云將這四皆只管涵

冰玩味
儘好

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

從仁義禮智中出

之心仁也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

朋友故舊各有等差即義也禮亦然其全文云仁是

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如水流動處

是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是仁愛父母愛

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

因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只是如此如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這便是禮其或七或五或三或二之不

同便是義禮足理之節文義是理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

謂性云自斬至絕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

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一堂有十

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是合如此

其慈其孝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箇理義這箇各事雖

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不是要仁使

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

有許多分別。按此云仁是發出來底蓋行其用而言

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

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為四行之實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

亦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
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爲乃所謂
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
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
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
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
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
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

讀本記甲五

卅

辭讓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
觀之則區域分別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
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張無垢謂當惻隱時體其仁朱子曰孟子
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
可勝用不言當此之特別起一念以體其

心物也

下云無垢此言乃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

是一心而兩勝其煩擾矣

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徃順分

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

也 李貴之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
順而已仁之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
為也義不拂夫可否之厚智不昧夫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
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所違者順也勉齊黃
氏以為此義極精命
詞尤確故附于此

右兼言仁義禮智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六

書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稱湯之年

伊尹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此告太甲之辭六經言仁始於此虞

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嘗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

復六二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子曰為復之休美而吉

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朱子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寬無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確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李守約曰天下之公是無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讀書記甲六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程子曰德有

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焉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集義明道先生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或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先生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

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為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

耶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為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敬乎親則為禮之本其誠乎此者則為信之本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引程子云云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之屬皆所包也○伊川云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黃氏曰先師嘗言二程子之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程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或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

語其全体而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以為德者非一然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至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有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歛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是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是則先師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於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

說也記甲六

三

義卒無至當之論自程子一為主一事包四者之言而先師立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離一合以極其指歸使天命人心之奧聖賢典訓之微一且粲然大明其功豈可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或問鮮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為己為人不同而已意誠在於為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為人而求其說已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只馳心於外便是為不仁○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為鮮矣仁或曰君子之於言色未嘗有所苟也則何如曰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云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問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方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不相關安得為之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野之心入之外克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天之既不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問游氏之說則指在外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子所謂無序不和則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在莊者既無序而不和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邪淫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鐘鼓之間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其如禮樂何先生曰然○南軒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無禮樂之所由興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朱子曰里

澆也記甲六

四

林

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謝氏曰孟子因擇術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為證○問謝氏之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南軒曰里居也里仁為美言人以居仁為美也人以居仁為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只利仁之事然則之之以則將安之矣○愚按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繹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朱子曰利猶貪也蓋深知

仁之人失其本心以約必蓋以繁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仁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願

聞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語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問利仁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否曰有所爲而爲不是好民與知者利仁不同○仁者溫淳篤實義理自然充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皆是義理其心常怡怡地所謂仁也智者知有是非而取正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智也○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足之志履利仁者是見得就之則利去之則害○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流則利仁之事正所當用力爾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曰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

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公正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

禮記甲六

五

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爲去聲爲志於仁無所嫉惡如何曰上章適言惟仁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日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爲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盡得之矣然此又有說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欣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與○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則無惡後言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功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向學皆志於道也若雖有惡而泛泛不切則未必不爲外物所動○南軒曰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則何惡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

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

若貧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之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

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

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去

仁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此仁而自離去之也上聲非富貴

貧賤方是就處說終食不違以接方說得細密然不先立得廉

底根脚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

於貧賤不去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更說甚

麼正如貧而無詭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詭無驕如何說得樂好禮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

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身朱子曰夫不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

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也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

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由己欲之則

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詞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

也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此意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嘆惜之
或問無以尚之之義如何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天下
不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為仁者亦用
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
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有以蔽塞之也解其蔽達
基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問好
者不幾於安乎曰未也好仁惡不仁皆利仁之事。問有能
日用其力曰此心散漫放肆一聳動時便在這裏雖曰用力
不大故用力。問集注云云曰頂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它
心如大將首揮一出三軍皆隨若能立志氣皆由我使人之所
以萎萎柔弱只昇志不立志氣便生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
不足有引范氏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之為美又援呂氏說以
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曰好仁惡不仁不必分優劣聖人謂好
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
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
便不仁者加乎其自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
此誠於惡不仁者也。南軒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讀本記甲六

七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所以待天下
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愚按南軒之說
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
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
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
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
過知仁是也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
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或問觀過之說曰劉氏之說亦
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
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為仁
也。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其過然其血脉猶是從仁
中來小人之過於薄與忍便是失其本心矣又曰厚與愛畢竟
從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
只是事上差錯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觀過
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

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
記以黨為偏其說以為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
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先生不
以為然○愚按南軒語說今本與朱子集注畧同又答學者問
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云云大以釋
氏講學不可老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
思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熱心之不遠者可知此夫過於薄
甚至於為伎為烈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
之所以為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詳此則常齋記之云非其
定論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
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朱子曰佞
口才也佞
才也佞人
以口取辯
而無情實
徒多為人
憎惡耳我
雖未知

讀本記甲六

八

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或疑仲弓
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
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
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
具十全道理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間
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黃氏曰集註於為仁之本言仁而
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
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之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
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而求至於仁其至之標的又昭
然而可見矣前後十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數千百
言而莫能究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賢之未
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曰集註於令尹
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
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之
言則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之以不息二
字則又後章未盡之言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之中
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
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說

之義尤詳且密也。○愚按集義程子曰：佞辯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爲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則不佞。多言而尚口，取憎之道也。尹氏曰：雍也，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既仁矣，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爲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予諸說皆以不知其仁指佞者而言。與朱子說異，當詳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朱子曰：子路之於仁

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

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論語注甲六

九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或問：諸說有併與三子之才而不之取，以爲習衰世仕於

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

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議論意

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

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

用以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它全體是仁。若全體有虧，這

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

者，所以三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其才。○渾然天理便是仁，一毫私意便不是仁。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 朱子曰子文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
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
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
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

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

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然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作

禮記甲子

十

夷齊之重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或問本章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魯刑執其政柄至于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捐復之心至於病強伐隨之舉乃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騷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比二子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夷齊二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五人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同然無復一毫私忿之累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如何以為未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諫紂見殺與讓國讓伐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也。○五峰胡氏荅南軒書曰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後可以察已之偏而習於正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舉上

隅耳若內交要譽惡其聲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若二子之忠清而不得謂仁則難識也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可見乎又書反復來教似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左右試以身與子文文子之地按其行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又書曰示諭云云然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爲天也須明得天理盡然後克己以終之以聖門實學不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學難到所以顏淵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爲了也南軒嘗言學者要識仁之體得此一鞭如拔之九地之下升諸九天之上五峰真是善提策人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至焉而已矣

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

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

讀書記甲六

十一

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喻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仁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相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又程子曰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異相似其氣味意象迥然別須心潛默識玩

察父之然然自得朱子曰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耶仁與心本是一物才被私欲一隔便與仁相遠却成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不相離便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一蔽便不明若塵垢去則鏡明矣顏子是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或日一以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遠也○如不貳過過便是遠仁○問不知其仁注云云曰不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其於這道理久後須畧間斷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而後或有出去時節即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在內之日多即是主在內之日少即是客此即內外賓主之辨○問張子云云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後而雖不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車相似得轉了便滔滔自行不待著力而自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遠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已真是著力不得又曰幾非在我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問回心三月不遠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對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先生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

讀七記甲大

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一否曰不是合心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三月不遠之遠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南軒曰人具生道以主其心未有不仁者也一毫私欲萌於中則遠於仁矣惟不遠而復者私欲不萌故其二無時而不存焉三月言其久而熟也而猶不遠焉未若聖人之渾然無間也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遠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為則亦可馴致矣○黃氏曰心不遠仁則心與仁二仁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注乃合而言之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遠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以為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遠仁在內或曰仁非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安之宅譬之三月不遠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內也此兩義者與集注少異姑存之以備參攷

子曰志於道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其德者正而據於德。初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謂也。

守之不失則終始作。依於仁。依者不遺之謂仁。則私必

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游於藝。謂藝則禮樂之文

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

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

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

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

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

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

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

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志謂至

誠。愾惻念念不忘。道者日用當然之理。德者得之於身也。既

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是據守方得。德者吾之所自有。非

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

於外。說得也好。這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這見箇生死路

讀書記甲六

十三

頭如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念念不忘。慶已也。在是接人也。

右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一出入或東

或西。以夫子大聖猶且從志學。做來今要做工夫。須看聖人志

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節節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

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然地。知得若徒然。知得不能得之於

已。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預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

能志。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

於德。固是有得於心。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須是

依於仁。到游藝。雖似非所急。然亦少不得。所以助其存主也。

志於道。方是要去做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於據於

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已有可據。底地位。依於仁

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拋擲貫穿。都活了。然

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

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流通。又却養

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

皆無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豈

能破。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平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

之意。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藝是小學工夫。若

論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其本而藝其末文中子說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此說得自好○志道至依仁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弟長等事皆吾之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知是

否先生曰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朱子曰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從

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蹈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

讀書記甲木

十四

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南軒曰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而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形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理不可昧故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也

井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

為也

朱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備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

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

棄其國猶敵屢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往問輒事不唯夫子未必合便答亦不能盡若一問便立亦未見分明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來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怨不怨曰一是兄弟遜國一是父子爭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按蘇氏曰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為怨故凡言伯夷之不然以讓國言之也○問蘇氏遠言之說果可據乎先生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亡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義似或由此意然聖賢之心志於求仁便有甚死辭亦消融了何怨之有○南軒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專國人以為

禮記甲六

十五

刺曠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刺曠可也皆不思刺曠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恨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者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

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問斯仁至矣云云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可以往至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子曰洪寬廣毅強忍也非洪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洪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上毅而不洪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洪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又曰顏子洪且毅孟子毅勝洪

西銘言弘之道。重擔子須硬脊漢方擔得。朱子曰弘雖只是寬廣若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便不得此弘字便是執德不弘之弘

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為是它人之言雖善亦不信如此狹小何緣得弘

須是比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眾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是以弘為開擴却是作用。弘是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順來也着得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着得。所謂弘者不但是容受得人須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它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

如何得弘如何勝得重任。問洪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少少大大而天地之理繞思量便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

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思。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

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時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

包若小着這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又須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弘是事事着得如進學也要弘接

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得些小。便自足毅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毅是弘之發用處。

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章與臨大事不可奪與彼富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朱子曰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罕嘗言之。問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而曰罕言何也曰夫

子與門人答問其言不勝其多而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於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

汎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仁者性

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已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
遷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
已上做工夫。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
此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如何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也
謂之罕
亦可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復反也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
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
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
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効之甚速而至大也
又言為仁由已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
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
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

語之記甲大

十七

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

顏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
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
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
直以為已任而不以為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
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
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

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几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特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

續志記甲六 十八

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為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其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之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周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己如紅爐上

一點靈。○克已如誓不與賊俱。主克伐。然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逐出境而已。○或曰。克已。是勝已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物欲。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體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先。生曰。治字。緩。只。戒。得。一。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以。定。要。克。勝。了。方。住。○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也。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箕。踞。而。跛。倚。然。必。如。尸。如。齋。方。合。禮。○問。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先。生。曰。便。是。當。時。說。得。太。快。了。明。道。先。生。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便。是。實。○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天。下。便。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

讀本記甲六

十九

然。一。邦。歸。其。仁。仲。弓。者。止。於。那。家。顏。子。則。以。其。極。者。告。之。○問。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有。準。則。有。着。實。處。否。先。生。曰。只。說。理。恐。虛。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又。曰。惟。其。使。此。禮。字。便。有。檢。束。之。意。若。只。說。天。理。便。泛。了。又。曰。所。以。頓。着。這。禮。字。時。便。有。規。矩。準。繩。可。見。○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上。才。見。非。理。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去。才。克。去。便。能。復。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先。生。曰。不。專。在。視。上。聽。亦。然。緣。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坐。間。舉。佛。家。亦。有。克。已。底。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生。只。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向。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尤。親。切。爾。○問。集。注。謂。天。下。皆。與。其。仁。後。却。載。伊。川。語。謂。事。事。皆。仁。恰。似。兩。無。如。何。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問。程。

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先生
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
漸漸消磨去令人須要簡易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
得得到易處。剛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
夫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奈何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
之色自過目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自過耳
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處是也難古人於此亦有以禦之
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動養云云曰思
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
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思
之微為是動之著。克已復禮為仁是做這工夫到這地
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問或問中論克已銘之
何曰克已之克未是對人物言且與叔遂謂已既不正物我
則雖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
殊不知未是如此曰如此則與致之意與下克已之目全不干涉
事自修之事未道着外面在先生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
動于人甚事。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
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要聽被前章

禮記記第六

十

禮記來天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
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
為能有神物物為能過化上蔡便道唯其所存者神是以所過
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才不如此說便不
如意矣。游定夫以克已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
已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
禮記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
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
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
二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
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
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
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
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為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
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

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二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南軒曰克盡已私一由於禮斯為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也其本在於篤敬而發於三千三百之目皆禮也克已復禮者此言克已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備無一事之不該也。愚按集注以天下歸仁為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嘿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為得體用之全又曰曰克之一句亦不若一旦豁然之云為得聖言之本指更詳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

德記甲六

七

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朱子曰

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餘見後敬恕篇。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頌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或問一章之說曰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已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力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効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惟不然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大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一日克已復禮其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它平穩做去緩緩地消磨譬如服藥克已是一服見効敬恕是漸漸醫治。克已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已工夫較難敬恕工夫到後

夫。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顏子之於仁如天旋地
轉雷動風行仲弓則如藏巖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
查洋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
得盡者也仲弓則莊敬持養之者也。先立於敬然後能行其恕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朱子曰訥忍也難也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也夫子以牛多言而驟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
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
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
為具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況以為

讀本記甲

卷

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驟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
以入德矣故其言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
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只看
說話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仁者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
寐中語。謹言不妄發即求仁之端。仁者之言自然訥學仁
者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南軒曰人之易其言也以其未知
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
乎哉故仁者之言必訥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朱子曰三十年為

治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
此非積以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安
可。又曰所謂仁者以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
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而又無一事之不
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
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餘見敬篇

○朱子曰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與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黃氏曰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

剛毅則不至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朱氏跋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訥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

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朱子曰此原憲以其所能而問

澆老記甲六

北三

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體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或問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夫子告之宜柰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闢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履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

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言深矣。問克伐與克復不同。先生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已，是入來；勝已，克伐是出。去勝人。問克伐，然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它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一且能於此不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絕之。若至於克伐，然欲欲其不行，只是過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它，不要出來。它那欲為之心，未嘗忘。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足還是氣昏力弱，沒奈何？曰：是它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它見得道理未盡，便把這箇做仁較之。世人沉迷私欲，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是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上去。將克伐，然欲都無，始得若藏書在這裏，只是做病。南軒曰：克伐，然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然克伐，然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而萌焉。欲進於是其惟克已乎。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

讀志記甲六

共四

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忘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南軒曰：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

為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消弭，雖秉彘之端，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

朱子曰：子路疑管仲害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掩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之為

諒者正指召忽之於子糾猶若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不而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生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以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若使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後者固可以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與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死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况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

讀書記甲六

北五

以忽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徒義而夫子予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忽忽之死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秦隋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拯救生民豈非仁者之功耶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其告子貢亦然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答問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愚按如其仁如其仁未子以為誰如其仁或者以為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近是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

朱子曰子貢意不死

子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莫之

知人不知也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威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證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朱子曰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朱子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

讀書記甲六

共六

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仁者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快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全。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仁人於理之當然如飢食渴飲也志士謂志於仁者亦能擇而處之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擇切磋以成其德也。程

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事賢友仁便是要珍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南軒曰器利則事善若所事與所友泛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朱子曰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

一日無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渾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澆也記甲六 二十七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朱子曰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身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者在在外則不可不遜所謂不讓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是者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為者發各有其所當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

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

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朱子曰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仁工夫似不甚親切

莫是人之為重求然然則此心便間斷多否且不止是悠悠蓋不敏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也。

敏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也。

敏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也。

南軒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
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

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
剛但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

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
三平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
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紂以為微子先去比
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伴注為奴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
乙元子當以先正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
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
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
之不可諫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伴注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
必矣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伴注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
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界九疇未
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
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

堯七記甲六

二十八

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
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
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改本也然則或問之
說為未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為之
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無私心而皆言仁之
為義固該體用而與惻隱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於用
曰愛之理心之德則於仁之義為最切也然仁同愛之理愛亦
仁之用仁固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也或問
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
言也然其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
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南軒曰三人者皆
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
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
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為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為仁以其
至誠惻怛克
盡其道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心仁在其

中矣

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而不博則不能

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

遠思則勞而無功○問云云曰此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末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云云如何

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如言行寡尤博非所以于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直而直在其中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便是

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若否先生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與博學是箇

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大學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第契如博學亦豈

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曰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只管汎汎外而博學更不懇切其

志便成放而不知求底心便是頑底不仁底人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汎汎走作只在這窠坎裏仁便在其

堯考記甲六

北九

中○問程子云云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乎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

上徹下之道○問以類而推曰節節推將去○今人不會以類而推蓋不曾先理會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

將去相次亦不難○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慕越不要躐頭只是就近傍那曉得處接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

又因這件推去做那一件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推第二段之類去讀第二段自此以往只管恁地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

卷便要備一過如何得直卿曰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接將去如理會得親親即推去仁民之類

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

邦如脩身便推類去齊家齊家便推類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南軒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使以此為仁而仁不

外是也學者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明論仁大抵如此○黃氏曰云云或曰何以

知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所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

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而近思則皆求其在已言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効所以謂仁在其中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朱子曰

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子曰

見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南軒曰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為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為難與並仁也歟。蓋是道也須深潛鎮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

澆之記甲六

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

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朱子曰此仁者

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怨也怨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曰此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怨之別。○又曰生底是怨熟底是仁勉强底是怨自然底是仁有計較有賄當底是怨無計較無賄當底是仁。○南軒曰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為仁之方怨之道也故皆有勿辭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於己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而公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躡等也。○此章及後章皆兼言仁怨故移置此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

猶病諸朱子曰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

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

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

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

禮記甲六

三十一

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

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

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

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也或問博施濟眾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準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

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限保之不同然其

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博施濟眾是無

盡底地頭堯舜儘無下手處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還天

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后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

者矣子貢心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惟已度物想得子貢高

明於推已更有所未盡。上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今人便以欲立欲達為能近譬則誤矣。問博施濟眾曰此是仁者事功若把此為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太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已及物能取譬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已及物曰然。以已之欲立者而立人以已之欲達者而達人以已及物無些私意如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鈞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底道理都攤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或問此章程子作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謂分先生曰某之說即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之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初無異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呂氏去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其甚喜其說。南軒曰博施濟眾之義固大然特以見大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

論語記

卷三

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為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眾之大而又語之以仁為仁者公天下之理而無物我之私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知以博施濟眾言仁者其亦泛而無統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朱子曰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

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者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是以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不及忠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苦無忠做恕不出。此章專言恕故附于仁恕之後。若其它兼言忠恕者悉附于曾子一貫章。

記禮運仁者義之本也

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

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

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所以全善之道也兩君

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

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

知仁焉鄭氏曰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

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

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呂氏曰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以

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

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

法以民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世非聖人不足以及性仁尚志於仁矣無惡

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之所往而讓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置法則法無不行雖然法非取乎道也君臣父子倫類刑名之間性命之理具焉雖有未能上達而度幾乎弗畔此衆人之所能及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

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呂氏曰仁者安

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而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

異此堯舜注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之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

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辟也皆不幸而致焉故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伴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

皆出乎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也仁者右也道者左

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

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右

人之所有事也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之所不及者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為也將有行也非仁不可也故曰仁者右也

禮記卷第六

卅四

又曰仁者入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節則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仁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

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惟知其所以為

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無厚薄之間也

子之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惓惓

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曰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

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仁有數者仁為器重焉道遠隨其

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子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名仁語仁之重則堯舜其

猶病諸此仁所謂取數多也中心信但誠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隸於仁者也發於性者誠心感動無待於外也外隸者循仁之迹而勉為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惟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有以低為貴有以大為貴有以小為貴之類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仁之數亦義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己矣

呂氏曰以義度人者

禮記卷第六

卷五

盡義以度人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此亦以數而言二者也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后已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倦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中心安仁聖人

之任也雖夫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為故曰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不以高矣美矣為不可及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倦焉孳孳斃而后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力極罷頓不復行則

止也此皆自
待全盡之謂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難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甚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

讀本記甲六 卅六

勉愧恥以行其言 呂氏曰君子之待人以人望人而已心誠鄉道莫不取之又為之勸勉愧

耻錄之於外以移之此仁之所以不難成也仁者之心公衆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謙仁雖為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也恭儉信未足以為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悔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乎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悔人則人亦不悔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忘乎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此則失之者鮮矣可與近於德矣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人人失其所好此仁之所以難成君子貴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久故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人固不能者矣使衆人效已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法此所以為達道也

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
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
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
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
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大學

言仁見
本篇

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
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

而已矣

呂氏曰仁者之道不然天不充人行有不至反求
諸己而已蓋以仁為己任無待於外有君子無所

讀書記甲六

世七

不用其學故於射
也得反己之道焉

